

# 落花时节 又逢君

♥ 魏灵芝/著



「地产精英」  
「商界新星」

事业的成功能否让人  
依然保持初心？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落花时节 又逢君

LUO HUA SHI JIE  
YOU FENG JUN

魏灵芝/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落花时节又逢君 / 魏灵芝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01-13917-3

I . ①落… II . ①魏…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6201 号

## 落花时节又逢君

LUOHUA SHIJIE YOU FENGJUN

魏灵芝 著

---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邮 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潇文  
封面设计 郑晓萍

制版印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 / 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09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 目 录

1	第一章
15	第二章
23	第三章
29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8	第六章
57	第七章
66	第八章
75	第九章
86	第十章
97	第十一章

110	第十二章
123	第十三章
149	第十四章
162	第十五章
183	第十六章
201	第十七章
221	第十八章
240	第十九章
259	第二十章
283	第二十一章
293	第二十二章

## 第一章

云倾国隐遁了，方光耀自杀了，方婉疯了，而我则死里逃生……

后来，我常常在想：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云倾国是否会重恋红尘与我结下百年良缘，方光耀是否会放下名利之念淡泊做人，方婉是否会破茧成蝶成为另一个强大的自己。然而，人生没有如果……

位寺处于皖西与豫东交界处，归属于安徽临泉关庙镇的一个村。多年前它就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寺庙，因求事灵验，到如今依然香火旺盛。每个月份的初一和十五，四面八方的很多人都会早早地赶来烧香祈福。

到了一年一度的逢会时节，位寺更是热闹非凡：庙宇内上香的人流如潮，火光一整天都会持续着，一些黄色的草纸屑被微风

刮起，飞舞成一片朦胧的雾景。会上有唱戏的，做买卖的，吆喝的，各色声音掺杂在一起，一派祥和景象。

说来，位寺村是几经沧桑后才逐渐形成的一个大村庄，不过寺庙保存的还算完好，些许损坏也是有的，譬如撑起庙宇前檐的那几根粗壮的柱子，上面有似乎刀砍印记的大口子以及年久而分不清红黑的色泽，只要是大日头的天，整日里都会泛着古老的紫褐色的幽光；两边的一对青石狮子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只是经过无数岁月的洗礼与乡邻的敬抚，就像擦了油的披肩长发乌黑发亮。

庙宇的前后左右，散落地住着不少人家。

我——杨依雪和方光耀就是出生在这个村庄。

我的家庭在当时的农村底层来说，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这当然是源于我是独生女的缘故了——弱勢。我的父亲名叫杨九保，整个位寺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那时高中毕业的父亲，自认不俗，眼光颇为高，挑拣了数十家的姑娘都没能入得他的眼。我的母亲原是关庙镇上的姑娘，她高挑漂亮，笑起来脸上有一双好看的酒窝，唯一不足的是她从未进过学堂，父亲想来想去，还是打定主意就选她了。随后双方确定都没有意见之后，就匆匆订婚。之后，爷爷奶奶为他们选定黄道吉日成婚了。

婚后三年，母亲的肚子一直毫无动静。奶奶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和她同龄的人一个一个都抱上了孙子，心里焦急万分的同时对我母亲也生出了诸多的埋怨。父亲呢，慑于奶奶的威严，也只能

对奶奶三天两头地找碴儿加以附和。母亲为此流下许多绝望的眼泪，父亲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为了平息这个家各个角色的愤懑，大多时候他还是选择无奈地叹息。就在奶奶一次比一次严峻的闹腾下，在亲戚邻居疑惑、嘲讽的目光下，我的母亲终于怀上了孩子。这样的喜讯，全家人自然欢喜得很，母亲觉得有了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父亲更是高兴地从拮据的生活拿出钱来，早早地为孩子添置了衣物；奶奶也不再对母亲指桑骂槐了，整天见个人就会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空闲的时候，还会去寺庙里求个福，或者去河堤风凉处的人群里坐着，给孩子做个棉袄或者棉裤之类的。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全家人殷切的期待下，母亲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就是我——杨依雪。奶奶和父亲都高兴极了，父亲如获至宝地抱着我，当即冥思苦想了半天为我取名为道远。这道远二字取于圣人孔子的那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奶奶和母亲虽说不识字，但也听得出来这是更适合男孩的名字，她俩坚持要父亲重新为我取个女孩名，还说那个名字留着以后让我弟弟用。父亲又绞尽脑汁，起了几个，还是偏男孩名。我出生的那天，刚好空中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的。父亲拍了一下脑门，似有灵感忽然降落，有了，有了，就给她取名为依雪吧！依，茂盛状也，出自《诗经·小雅》：“依彼平林，有集维嫫。”雪，品高洁也，出自唐朝贯休《送姜道士归南岳》：“松品落落，雪格索索。”这个名字博得了全家人的称赞。他们认为这才听起来像个女孩子。



可是在我出生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母亲就再也不能生孩子了。这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的家庭的特殊性。在我大约七八岁光景时，父亲经常把些口碑甚好的算命先生请到家里，请他们帮忙看看以后还有没有孩子。瞎眼的算命先生，摇头晃脑，掐着手指说，此命为人多才能，三十有五方如意。父亲听后大喜，随即奉上几元钱，就等着三十五岁能够顺利添子了。谁知，三十五岁那一年过完了，全家人也没有盼来母亲的喜脉。此后，父亲曾占卜周易神卦，求得蒙卦，上面写着什么“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巫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困蒙，吝”。看了这易经的卦词，父亲拍着脑袋纳闷，只觉得一个字“准”。他想这大约是在告诉自己，想求子难，子求己易，而对于这个问题再三地索求，就是一种褻渎了。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不妥，不如再卜一卦，转念一想，罢了，罢了！都怪当初女儿出生时，自己给女儿取了些寓意深远的男用名，才招惹了什么，使得自己再无子嗣了。他这样责怪自己后，觉得心安了一些。

在那时候的农村，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丁，只有一个女孩子的話，乡邻们就会视这家人没有孩子，认为是“绝后”。可以想象得到，我的父母在那样一个封建而落后的环境里，遭受了多少白眼和不为人知的屈辱才把我一点点抚养成人。

同一天，方光耀也在位寺这个村庄里出生。当时，村里人谁家新添了孩子，总会请我父亲给起个好名字，方光耀也是父亲起的名儿。“光耀”二字，是父亲深感于老子的那句“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方家人感觉这名字极好，不但有出处而且叫起来也

顺口。方光耀的父亲方老六随即塞给父亲一包烟，以示谢意。父亲平日里烟瘾就大，他伸出焦黄的手指假意地推让了几下，然后将那包烟装入口袋，他的手指犹如熟透了的香蕉一样，正不易察觉地颤动着——他很快就能够又过上一把烟瘾了。一包香烟，几句感谢话，这是他一贯给别人家的孩子取名所得的好处。

那些破旧的时光，过得像河水一样清澈，惬意、自在。

在当地一直盛行着这样一首儿歌，几乎老幼妇孺皆知：

拉个据，扯个怀，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姥姥（指姥姥）都来啦，××（小孩名）家姥姥咋没来，说着说着来到啦，捎哩啥，捎哩狗尾巴，啊呜啊呜吃去吧。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姥姥都来啦，小妮的姥姥咋没来？割羊肉，买白菜，把小妮的婆婆接过来。

那时，奶奶经常眉开眼笑地拉着我的小手，给我唱着这样的儿歌，我蹦跳着，随着奶奶拉长的音调，学着唱：“××人家姥姥都来啦，小妮的姥姥咋没来……”

乡间歌谣，经久不衰。

童年是美好的，干净的，快乐的。光看那白云蓝天与月光星河都像春天的气息一样，随时呈现出一幅极美的画面，滋养着世界的每一个生命。大约七八岁的光景，晚饭后，一群小伙伴总是集合成队，在一些还未吃过饭的孩子家门口，扯着嗓门喊来喊去。不大功夫，就能叫上一群孩子，聚拢在一团，一块玩老鹰捉小鸡，拔河比赛，唱儿歌的游戏。感觉那时夜晚，常常被月光照

耀得如同白昼一般，那漫天漫地的鹅黄色光辉，就像一款盛大的妆点，更多出了几分华美的诗意。

那时，方光耀最爱玩“望远镜”的游戏了。就是把两只小手举起，食指与拇指扣成一个圈圈，然后放在自己的两只眼睛前面，口中不停地念着：望望望远镜，望住谁，谁害病！这时候，被他望到的那一个小伙伴，必定要感到慌张了，因为担心自己被望出了病。随之，也会对着他做着“望远镜”，以此，来扯平自己的不满。这个游戏，在孩子们之间，总会无意地渗出些恶意的味道，最后，游戏很容易以哭鼻子或者分帮派来收场，所以，大家一般不愿意带头玩那个游戏的。

关于位寺的一切，包括那些古朴的青砖，油光的石狮，圣灵的佛龕，以及那些清澈的河水，茂密的树林，厚重的黑土，都会令人对它保存着种种多情的记忆。

那时候，固然我们那些人每天都能够看得见它们，却依然像沉入我心底的血液，让我时常热烈地惦念起来。那样一种无从消磨和难以遗忘的惦念，很早的时候就在灵魂里牢牢地种下了，并且我永远不会和它有失之交臂的痛苦和遗憾。有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可以在一条河水的浅水处泼水嬉戏，或者在一个正开花结果的菜园子旁边，流着口水议论着人家园子里的香瓜或者西瓜。这时候，常常会从菜园地中间的一个小瓜棚里忽然走出一个人来，大声地吆喝几声，我们这群孩子就都纷纷猫着腰身逃散开了，仿佛一群听到些许动静就受到惊吓的雀鸟，扑棱棱地四处乱飞。不大一会，孩子们才又都聚拢在一起，没事似的又开始嬉闹了。孩

子的世界，永远那么简单、干净。

村庄的河流就像生命的血脉一样常年四处奔流，给黑土地循环着无尽的养分。在那里可以经常捕捉到河虾、白鲢和鲤鱼。就连水少的小泥沟里，都可以用铁锹刨出又肥又壮的泥鳅来。那真是天堂般的环境与乐趣，人们可以随处在河里游泳，并且可以拨开浮萍与水草，一把摸出几个大蛤蜊或者扇贝。

从我们村口远远望去，目光穿过一片片薄荷田地或者芝麻开花的田地，在关庙镇以南十五公里的地方，就是姜寨了。姜寨是百家宗师姜子牙的故里，那里每个月都会有姜太公庙会，我们村的人也时常会去那里赶庙会。姜寨的青石阶以及雕花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让人目及之处，总能够产生一种心灵的敬重。绕过关庙镇这一带的树木、庄稼和明晃晃的河水，就可以望见一座座如同古老的象形文字一样的老屋，以及一些已成废墟的茅草顶盖的土墙或者房屋。而当我每每望见这些不成形状的废墟的时候，小小的心里总是塞满了愁绪。当时并不知道，内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与自己年龄不符的忧虑。现在想来，这世上的东西，哪儿还有比一座座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废墟更令人忧伤的呢？

那年暑假，大约十一二岁的光景，方光耀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跟着父亲方老六去捕鱼，第二天早上再去附近的集市上卖掉。

他们家有十几张小渔网，有圆形的，有长方形的，一个个就像针线织成的筛子，收口处有一根可以松紧的绳子。在去河水里下渔网之前，预先松开渔网口，在里面放上些蚯蚓或者是面食。

到了晚上，把它们一个个都放到河边距离不太远的地方，然后留下松紧口的那根绳子拴在一截小木棍上。过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收网了。等捞上渔网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网兜活蹦乱跳的鱼儿了。

有好几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在方光耀家的大门口，看到他们一家人欢欣地蹲在地上，捡拾渔网里面的鱼儿。我也会兴高采烈地蹲下身子，帮着他们捡拾鱼儿。通常那渔网里不仅仅会有鱼儿，还会有一些水草、河虾、蛤蜊以及形似水蛇的小黄鳝。等都收拾好了，方光耀就会给我用塑料袋子装上几条欢蹦的鲫鱼或者泥鳅之类，让我拿回家尝个新鲜。他们也会留下一些给自己，剩余的就都装进两只大水桶里，再用扁担两头的铁钩子，把它们分别挑起来放在肩头，挑到集市上去卖。

那天晚上方光耀他们又要去附近村庄的小河里捕鱼了。我也非常想去体验一下捕鱼的乐趣，就回家跟父亲闹腾，说也要去看看怎样捕鱼的。父亲起初不同意，后来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才勉强答应了。

夜幕降落下来以后，整个空气中沉淀出了一种静谧的气息，微风吹拂过来，地面上的闷热似乎也一扫而去，送来缕缕沁人心脾的清凉。

方光耀推着架车，那些渔网都横七竖八地躺在车子上。我和方老六跟在两侧，我们边走边说着捕鱼的一些趣事。凸凹不平的小土路上，我们三个人的身影往前方移动着。我开心极了，就像飞出了笼子的鸟儿，自由地小跑着，眼睛应接不暇地四处环顾

着……眼看着路过了两个村庄了，方老六才停下来，说：“这个米村附近的河里咱还没有下过渔网，今儿就在这河里多捕捞一些吧。”

方光耀刚把架车放下来，我就发现远处有一闪一闪的光，像是摩托警车的样子，但是却没有发出警笛的声音。看我们停顿了下来，那辆摩托警车好像也原地不动了。

我诧异地用手指着前方，对方光耀说：“你看，那是巡逻的警车吧？”

方光耀向前面望去，说：“看着是哩，这段各村都不太安生，增加了巡逻的警察。”

方老六说：“我感觉警察好像把我们当作嫌疑目标了，方才在刚走出清华寺的时候，我就隐约地感觉到这个警车在远远地盯着我们。现在咱们停下来了，他们也不走了，这就确定他们是盯上咱了。”

我一听这样的话，心里就冒出了凉气，惶恐地问方光耀：“这可怎么办呢？会不会把我们仨当成罪犯抓走呀！”

方光耀安慰说：“不会，咱只是出来捕鱼，又不是偷盗，你不要害怕。”

方老六说：“今儿晚上这鱼是不能再捕了，等会他们把咱几个逮捕带到镇上派出所，就算调查清楚再放走咱们，村里的人们也会认为咱犯罪了，到时候百口莫辩啊。咱们这就赶紧回家吧。”

“好，咱走快点。”说着，方光耀推起了架车就按原路走去。我和方老六快步地跟在架车旁边。我因为害怕而吓得有点打哆嗦

了，走路有些不听使唤。

“依雪，你走得太慢了，要不你坐架车上吧，我推着你走得快一点。”方光耀边走边回头对我说。我摇摇头，尽量加快了步速。方老六这时候也说，你这闺女咋不听话，坐到架车上吧，咱赶紧回家要紧。

我只好坐在了架车上。由于车子走得快，加上土路凸凹不平，坐在上面有些颠簸。我两手紧紧地抓住架车的两侧，车木板不断地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我开始后悔，自己不该跟父亲闹着要来看捕鱼了。来时路上的欢笑，不知落在了哪一个角落里。我们谁都不说一句话，匆匆地赶着路。而那个摩托警车不断地用闪光灯照耀着我们这边，并且远远地跟在我们身后。我们模糊不清地听到他们在用对讲机说些什么话。

过了十几分钟的光景，在我们四周不远处竟然出现了十多辆摩托警车，他们的闪光灯都集中在我们三个的身上。我吓坏了，大气都不敢出。

方老六说：“糟了，咱们现在不能回家，如果把警察引到那里，村里人还以为我们真的犯罪了。”

方光耀焦急地问道：“那怎么办？”

方老六想了一会，拍了一下脑门说，有了，咱们先去前面的程庄，到你姑姑家里躲一躲。

这会儿我心跳得很快，感觉眼前的遭遇就像电影里面演的警察抓罪犯一样惊心动魄。绕过两条小路，我们终于来到了方光耀姑姑家门口。

我从架车上下来，两腿有些发软。方光耀很快叫开了门，他姑姑和姑父都惊讶地问，这时候来啥事？方老六说，去捕鱼被警察盯上了，现在估计警察已经把这附近包围了。方光耀的姑父怕牵连到自己，忙说，你们不能把警察都引到俺家来啊。方光耀的姑姑听完这句话，狠狠地白了他一眼，说：“你少说这种话，快赶紧给他们找个地方藏起来。”

就这样，我们仨被藏到了院子内的柴火垛里面。我们在柴火上躺下来以后，方光耀的姑姑又飞快地抱来一些玉米秆放在上面，盖得严严实实的。我紧张极了，浑身不住地打着哆嗦。方光耀的一条胳膊紧挨着我，他明显地感觉到了我如同受惊的兔子一样，惶恐不安。他伏在我耳际，轻身地说，依雪，不怕，不怕，有我在呢。我没有说话，将身子紧紧地蜷缩在他身边，心里渐渐放松了一些。

刚把我们安置好不久，那些警察就从院墙外面扑通扑通翻了过来。他们亮出了警察证件，仔细地搜查了每一间房屋，甚至连那个小小的厨房都没有放过。结果，却什么也没有搜到。

“你们刚才有没有看见有三个人跑到你们这里？如实交代，否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有警察问他们。

“没有啊，俺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要是看见有坏人进来了，就是你们不让我说，我也一定要说啊。”方光耀的姑姑回答道。

“我们跟踪了一路了，这几个人有可能就是近段时间频频偷盗的嫌疑犯，如果你们不讲实话，应该知道包庇是啥后果！”

“那是，那是，可是我们家真的没有啥罪犯啊。”



“那就奇怪了，罪犯咋偏偏把架车停在了离你家不远的地方呢？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觉得架车碍事就扔在那里了，另一种可能是他们根本就是捕鱼的，因为架车上面都是渔网。”另外几个警察也觉得这番推测有道理，都附和着说，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

过了好一会儿，警察全部撤走了。方光耀的姑姑站在路口，目送着摩托警车走远，才把我们几个从柴火垛里拉出来。

回到家里，我不敢把晚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父亲，敷衍地回答了他几句，就睡下了。那天夜里，我做了一整夜的噩梦。我梦见很多警察都在后面追杀我，围堵我，我使出浑身解数变成了一条小鱼儿潜伏在水里……

早上醒来后，浑身都是酸痛的，就好像真的在睡梦里穿越了枪林弹雨一样。我愣愣地坐在那里回忆着梦里的情节，忽然感觉现实和梦境之间，我哪一个都不想要。我想要的太缥缈，也太遥远，它好像远在世俗之外。而我又好像哪儿都逃不掉，因为我与这个地方有着太多血脉相连的记忆。

我与方光耀一天天地长大了。一些承载着无数悲喜的岁月，在遥远的岁月中缀满斑驳的沧桑。这个世上有许多美妙的角落，让人看见或者想起就可以得到一种细密的快乐。譬如每个人长大的地方。

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从黎明中升腾，再从黑暗里落幕，一天紧接着一天地滑过，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随着时间呼啸而过。

这天是五月初五的端午节。